求闕齋弟子記

求闕齋弟子記卷二十五

東湖王定安纂

家訓上

寄諸弟

吾輩讀書止有兩事一者進德之事講求乎誠正修齊之道以圖無忝所生一者修業之事操習乎記誦詞章之術以圖自衛其身進德之事難以盡言至於修業以衛身吾請言之衛身莫大於謀食農工商勞力以求食者也士勞心以求食者也故或食祿於朝教授於鄉或爲傳食之客爲入幕之賓皆須計其所業足以得食而無愧科名者食祿之階也亦須計吾所業將來

不至尸位素餐而後得科名而無愧食之得不得窮通由天作主予奪由人作主業之精不精則由我作主然吾未見業果精而終不得食者也農果力耕雖有饑饉必有豐年商果積貨雖有壅滯必有通時士果能精其業安見其終不得科名哉即終不得科名又豈無他途可以求食者哉然則特患業之不精耳求業之精別無他法曰專而已矣諺曰藝多不養身謂不專也吾掘井多而無泉可飲不專之咎也諸弟總須力圖專業如九弟志在習字亦不必盡廢他業但每日習字功夫斷不可不提起精神隨時隨事皆可觸悟四弟六弟吾不知其心有專嗜否若志在窮經則須專守一經志在作制義則須專看一家文稿

志在作古文則須專看一家文集作各體詩作試帖亦然萬不可以兼營幷騖兼營則必一無所能矣

諸弟在家讀書不審每日如何用功予自十月初一立志自新以來雖懶惰如故而每日楷書寫日記每日讀史十葉每日記茶餘偶談一則此三事未嘗一日間斷也諸弟每人自立課程必須有日日不斷之功雖行船走路俱須帶在身邊予除此三事外他課程必不能有成而此三事者將終身以之也曾立志作曾氏家訓一部曾與九弟詳細道及然非經史爛熟胸中則割裂零碎毫無線索至於採擇各家諸子之言尤爲浩繁雖鈔數百卷不能盡收然後知古人作大學衍義衍義補諸書乃

胸中自有條例自有議論而隨便引書以證之非翻書而徧鈔之也故暫不作曾氏家訓將來胸中道理愈多議論愈貫串則仍當爲之現在朋友愈多講躬行心德者則有鏡海先生艮峯前輩吳竹如竇蘭泉馮樹堂窮經知道者則有吳子序邵蕙西講詩文字而藝通於道者則有何子貞才氣奔放則有湯海秋英氣逼人志大神靜則有黃子壽又有王少鶴朱廉甫吳莘畬龐作人此四君者皆聞予名而先來拜雖所造有淺深要皆有志之士不甘居於庸碌者也京師爲人文淵藪不求則無之愈求則愈出近來聞好友甚多予不欲先去拜別人恐其徒標榜虛聲也蓋求友以匡己之不逮此大益也標榜以盜虛聲是大

損也天下有益之事即有足損者寓乎其中不可不辨矣

讀書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識第三要有恆有志則斷不甘爲下流有識則知學問無盡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觀海如井蛙之窺天皆無定者也有恆則斷無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諸弟此時惟有識不可驟然而幾至於有志有恆則諸弟勉之而已

門上陳升一言不合而去故予作傲奴詩予讀易旅卦喪其僮僕象曰以旅與下其義喪也解之者曰以旅與下者謂視僮僕如旅人刻薄寡恩漠然無情則僮僕亦將視主上如逆旅矣予待下雖不刻薄而頗亦有視如逆旅之意故人不盡忠以後予

當視之如家人手足也分雖嚴明而情貴周通賢弟待人亦當知之

臘月信有糊塗字樣亦情之不能禁者蓋望眼欲穿之時疑信雜生怨怒交至惟骨肉之情愈摯則望之愈殷望之愈殷則責之愈切度日如年居室如圜牆望好音如萬金之獲聞謠言如風聲鶴唳又加以堂上之懸思重以嚴寒之逼人其不能不出怨言以相詈者情之至也然爲兄者觀此二字則雖曲諒其情亦不能不責之非責其情責其字句之不檢點耳何芥蒂之有哉

兄嘗觀易之道察盈虛消息之理而知人不可無缺陷也日中

則昃月盈則虧天有孤虛地闕東南未有常全而不缺者剝也者復之幾也君子以爲可喜也夬也者姤之漸也君子以爲可危也是故旣吉矣則由吝以趨於凶旣凶矣則由悔以趨於吉君子但知有悔耳悔者所以守其缺而不敢求全也小人則時時求全全者旣得則吝與凶隨之矣衆人常缺而一人常全天道屈伸之故豈若是不公平今吾家椿萱重慶兄弟無故京師無比美者亦可謂至萬全者故兄但求缺陷名所居曰求闕齋蓋求闕於他事而求全於堂上此則區區之至願也

凡仁心之發必一鼓作氣盡吾力之所能爲稍有轉念則疑心生私心亦生疑心生則計較多而出納吝矣私心生則好惡偏

而輕重乖矣使家中慷慨樂與則愼無以吾書生堂上之轉念也使堂上無轉念則此舉也阿兄發之堂上成之無論其爲是爲非諸弟置之不論可耳

六弟之信文筆拗而勁九弟文筆婉而達將來皆必有成但目下不知各看何書萬不可徒看考墨卷汨沒性靈每日習字不必多作百字可耳讀背誦之書不必多十葉可耳看涉獵之書不必多亦十葉可耳但一部未完斷不可換他部此萬萬不易之道阿兄數千里外教爾僅此一語耳余近來讀書無所得酬應之繁日不暇給實可厭惟古文各體詩自覺有進境將來此事當有成就儻當世無韓愈王安石一流人與我相質證耳

賢弟亦宜趁此時學爲詩古文詞無論是否且試拈筆爲之及今不作將來年長愈怕醜而不爲矣每月六課不必其定作時文也古文詩賦四六無所不作行之有常將來百川分流同歸於海則通一藝即通衆藝通於藝即通於道初不必分而二之也此論雖太高然不能不爲諸弟言之使知大本大原則心有定向而不至於搖搖無著雖當其應試之時全無得失之見亂其意中即其用力舉業之時亦於正業不相防礙諸弟試靜心領略亦可徐徐會悟也

余於詩亦有工夫恨當世無韓昌黎及蘇黃一輩人可與發吾狂言者但人事太多故不常作詩用心思索則無時敢忘之耳

吾人只有進德修業兩事靠得住進德則孝弟仁義是也修業則詩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則我之尺也得寸則我之寸也今日進一分德便算積了一升穀明日修一分業又算餘了一文錢德業並增則家私日起至於功名富貴悉由命定絲毫不能自主

吾人爲學最要虛心嘗見朋友中有美材者往往恃才傲物動謂人不如已見鄉墨則罵鄉墨不通見會墨則罵會墨不通既罵房官又罵主考未入學者則罵學院平心而論已之所爲詩文實無勝人之處不特無勝人之處而且有不堪對人之處只爲不肯反求諸已便都見得人家不是既罵考官又罵同考而

先得者傲氣既長終不進功所以潦倒終身而無寸進也

余蒙祖父餘澤頓叨非分之榮此次升官尤出意外日夜恐懼修省實無德足以當之諸弟遠隔數千里外必須匡我之不逮時時寄書規我之過務使累世積德不自我一人而隳庶幾持盈保泰得免速至顛危諸弟能常進箴規則弟即吾之良師益友也而諸弟亦宜常存敬畏勿謂家有人作官而遂敢於侮人勿謂己有文學而遂敢於恃才傲人常存此心則是載福之道也

從岱雲處見南省題名錄三弟皆不與選爲之悵惘吾家累世積德祖父及父叔皆孝友仁厚食其報者宜不止我一人此理

之可信者吾邑從前鄧羅諸家官階較大其昆弟子孫皆無相繼而起之人此又事之不可必者吾近於官場頗厭其繁俗而無補於國計民生惟勢之所處求退不能但願得諸弟稍有進步家中略有仰事之資即思決志歸養以行吾素今諸弟科第略遲而吾在此間公私萬事叢集無人幫助每一思之未嘗不作茫無畔岸之想也

我縣新官加賦我家不必答言任他加多少我家依而行之如有告官者我家不必入場凡大員之家無半字涉公庭乃爲得體爲民除害之說爲所轄之屬言之非謂去本地方官也

吾自入官以來即思爲曾氏置一義田以贍救孟學公以下貧

族爲本境置一義田以贍救廿四都貧民不料世道日苦予之處境未裕無論爲京官者自治不暇即使外放或爲學政或爲督撫而如今年三江兩湖之大水災幾於鴻嗷半天下爲大官者更何忍於廉俸之外多取半文乎是義田之願恐終不能償然予之定計苟仕宦之所入每年除奉堂上甘旨外或稍有贏餘之時吾斷不肯買一畝田積一文錢必皆留爲義田之用此我之定計望諸弟皆體諒之

鄉里凶年賑助之說予思得一法如朱子社倉之制若能倣而行之則更爲可久朱子之制先捐穀數十石或數百石貯一公倉內青黃不接之月借貸與飢民冬月取息二分收還每石加二斗

若遇小歉則蠲其息之半（每石加一斗）大凶年則全蠲之（借一石還一石）但取耗穀三升而已朱子此法行之福建其後天下法之後世效之今各縣所謂社倉穀者是也其實名存實亡每遇凶年小民曾不得借貸顆粒且並社倉而無之僅有常平倉穀前後任尙算交代小民亦不得過而問焉蓋事經官吏則良法美政後皆歸於子虛烏有矣今欲取社倉之法而私行之我境我家先捐穀二十石附近各富家亦勸其量爲捐穀於夏月借與貧戶秋冬月取一分息收還（每石加一斗）豐年不增凶年不減凡貧戶來借者須於四月初間告知經管社倉之人經管量穀之多少分布於各借戶令每人書券一紙冬月還穀銷券若有不還者同社

皆理斥議罰加倍以後每年我家量力添捐幾石或有地方爭訟理曲者罰令量捐社穀少許每年增加不過十年可積至數百石則我境可無飢民矣蓋夏月穀價昂貴秋冬價漸平落數月之內一轉移之間而貧民已大占便宜受惠無量矣吾鄉昔年有食雙穀者此風近想未息若行此法則雙穀之風可息既可以及於遠又可以貞於久施者不甚傷惠取者又不傷廉卽中貧體面之家亦可以大享其利

諸弟在家總宜教子姪守勤敬吾在外既有權勢則家中子弟最易流於驕流於佚二字皆敗家之道也萬望諸弟刻刻留心勿使後輩近於此二字

茲因魏蔭亭親家還鄉之便付去銀二百兩爲家中卒歲之資以三分計之新屋人多取其二以供用老屋人少取其一以供用外五十兩一封以送親族各家即往年在京寄回之舊例也以後我家光景略好此項斷不可缺家中卻不可過於寬裕處此亂世愈窮愈好我現在軍中聲名極好所過之處百姓爆竹焚香跪迎送錢米猪羊來犒軍者絡繹不絕以祖宗累世之厚德使我一人食此隆報享此榮名寸心兢兢且愧且愼現在但願官階不再進虛名不再張常葆此以無咎即是持身守家之道

蔭亭歸余寄百五十金還家以五十周濟親族此百金恐尚不

敗家用軍中銀錢余不敢妄取絲毫也名者造物所珍重愛惜不輕以予人者也余德薄能鮮而享天下之大名雖由高曾祖父累世積德所致而自問總卻不稱故不敢稍涉驕奢家中自父親叔父奉養宜隆外凡諸弟及吾妻吾子吾姪吾諸女姪女輩槪願儉於自奉不可倚勢驕人古人謂無實而享大名者必有奇禍吾常常以此儆惧故不能不詳告賢弟尤望賢弟時時教戒吾子吾姪也

欲去驕字總以不輕非笑人爲第一義欲去惰字總以不晏起爲第一義弟若能謹守星岡公之八字（考寶早掃書蔬魚猪）三不信（不信僧巫不信醫藥不信地仙）又謹記愚兄之去驕去惰則家中子弟日趨於恭謹

而不自覺矣

弟言家中子弟無不謙者此卻未然諺云富家子弟多驕貴家子弟多傲非必錦衣玉食動手打人而後謂之驕傲也但使志得意滿毫無畏忌開口議人長短即是極驕極傲耳

南五舅母棄世紀澤往弔後弟亦往弔否此等處吾兄弟中有親往者爲妙從前星岡公之於彭家並無厚禮厚物而意甚慇懃親去之時甚多我兄弟宜取以爲法大抵富貴人家氣習禮物厚而情意薄使人多而親到少吾兄弟若能彼此常相規誡必有裨益

傲爲凶德惰爲衰氣二者皆敗家之道戒惰莫如早起戒傲莫

如多走路少坐轎望弟時時留心儆戒如聞我有傲惰之處亦寫信來規勸

大抵世之亂也必先由於是非之不明白黑之不分諸弟必欲一一強爲區別則愈求分明愈致混淆必將嘔氣到底願諸弟學爲和平學爲胡塗某君之事從今以後不特不可出諸口而且不可存諸心

余居母喪並未在家守制清夜自思跼蹐不安若伏皇上天威江西肅清卽當奏明回籍事父祭母稍盡人子之心諸弟及兒姪輩務宜體我寸心於父親飲食起居十分檢點無稍疏忽於母親祭品禮儀必潔必誠於叔父處敬愛兼至無稍

隔閡兄弟姒娣總不可有半點不和之氣凡一家之中勤敬二字能守得幾分未有不興若全無一分未有不敗和字能守幾分未有不興不和未有不敗者諸弟試在鄉間將此三字於族戚人家歷歷驗之必以吾言爲不謬也

禍福由天主之善惡由人主之由天主者無可如何祇得聽之由人主者盡得一分算一分撐得一日算一日吾兄弟斷不可不洗心滌慮以求力挽家運第一貴兄弟和睦去年兄弟不和以致今冬三河之變嗣後兄弟當以去年爲戒凡吾有過失澄沅洪三弟各進箴規之言余必力爲懲改三弟有過亦當互相箴規而懲改之第二貴體孝道推祖父母之愛以愛叔父推父

母之愛以愛温弟之妻妾兒女及蘭蕙二家又父母墳域必須改葬請沅弟作主澄弟不可過執第三要實行勤儉二字內間妯娌不可多寫鋪帳後輩諸兒須走路不可坐轎騎馬諸女莫太懶宜學燒茶煮菜魚蔬書猶一家之生氣少睡多做一人之生氣勤者生動之氣儉者收斂之氣有此二者家運斷無不興之理余去年在家未將此二字切實做工夫至今愧憾是以諄諄言之

吾兄弟數人雖共事一方然皖中為地極大賊數極多事勢極難各有所圖不相防礙不必嫌疑季弟既受胡中丞之知即竭力圖功不必瞻顧九弟六月半餉已解去七月餉亦即解恐當

於中途接到此次既出今冬似不宜歸去身既在官則眾人觀瞻所係去來不可太輕率自由也澄弟此次辦團名望極好甚慰甚慰家中有當應酬周到之處望澄弟隨時告知

寄弟國潢

四弟有發奮自勵之志甚慰然必欲找館出外此何意也不過謂家塾離家太近容易耽擱不如出外較清淨耳然出外從師則無甚耽擱若出外教書其耽擱更甚於家塾矣且苟能發奮自立則家塾可讀書即曠野之地熱鬧之場亦可讀書負薪牧豕皆可讀書苟不能發奮自立則家塾不宜讀書即清淨之鄉神仙之境皆不能讀書何必擇地何必擇時但自問立志之真

不眞耳

四弟責我待人不恕甚爲切當謂毎月書信徒以空言責弟輩卻又不能實有好消息令堂上閱兄之書疑弟輩粗俗庸碌使弟輩無地可容此數語兄讀之不覺汗下我去年曾與九弟閒談云爲人子者若使父母見得我好些我謂諸兄弟俱不及我者便是不孝若使族黨稱道我好些謂諸兄弟俱不如我者便是不弟蓋使父母心中有賢愚之分族黨口中有賢愚之分則必平日有討好的意思暗用機計使自己得好名聲而使其兄弟得壞名聲則後日之嫌隙由此而生令四弟之所責我者正是此道理我所以讀之汗下也但願兄弟五人各各明白者道

理彼此互相原諒兄以弟得壞名爲憂弟以兄得好名爲快兄不能使弟盡道得令名是兄之罪弟不能使兄盡道得令名是弟之罪若各各如此存心則永無纖芥之嫌矣

四弟兩次所發家信見眞性情有困心橫慮鬱積而思通之象然此事斷不可求速效求速效必助長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只要日積月累如愚公之移山終久必有豁然貫通之候愈欲速則愈錮蔽矣來書往往辭不達意我能深諒其苦今人都將學字看錯了若細讀賢賢易色一章則絕大學問卽在家庭日用之間於孝弟兩字盡一分便是一分學盡十分便是十分學今人讀書皆爲科名起見於孝弟倫紀之大反似與書不相關殊

不知書上所載的作文時所代聖賢說的無非要明白這个道理若果能事事做得卽筆下說不出何妨若事事不能做有虧於倫紀之大卽文章說得好亦只算个名教中之罪人賢弟性情眞摯而短於詩文何不日日在孝弟兩字上用功曲禮內則所說的句句依他做出務使祖父母父母叔父母無一時不安樂無一時不順適下而兄弟妻子皆藹然有恩秩然有序此眞大學問也若詩文不好此小事不足計卽好極亦不值一錢不知賢弟肯聽此語否科名之所以可貴者謂其足以承堂上之歡也謂祿仕可以養親也今吾已得之矣卽使諸弟不得亦可以承歡可以養親何必兄弟盡得哉賢弟若細思此理但於孝

弟上用功不於詩文上用功則詩文不期進而自進矣

五種遺規四弟須日日看之句句學之我所望於四弟者惟此而已家中祖父厚德餘蔭我得忝列卿貳若使兄弟妯娌不和睦後輩子女無法則則驕奢淫佚立見消敗雖貴爲宰相何足取哉我家祖父父親叔父三位大人規矩極嚴榜樣極好我輩踵而行之極易爲力別家無好榜樣者亦須自立門戶自立規條況我家祖父現樣豈可不遵行之而忍令墮落之乎現在我不在家一切望四弟作主兄弟不和四弟之罪也妯娌不睦四弟之罪也後輩驕恣不法四弟之罪也我有三事奉勸四弟一曰勤二曰蚤起三曰看五種遺規四弟能信此三語便是愛兄

敬兄若不信此三語便是弁髦老兄我家將來氣象之興衰全係乎四弟一人之身

澄弟辦賊甚快人心然必使其親房人等知我家是圖地方安靜不是為一家逞威張勢庶人人畏我之威而不憾我之太惡賊既辦後不特面上不可露得意之聲色即心中亦必存一番哀矜的意思

澄弟在廣東處置一切甚有道理退念園莊生各處程儀尤為可法可取其辦朱家事亦為謀甚忠雖無濟於事而朱家必可無怨論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吾弟出外一切如此吾何慮哉

與人相酬酢總之不貪財不失信不自是有此三者自然鬼伏神欽到處人皆敬重此刻初出茅廬尤宜慎之又慎若三者有一則不爲人所與矣

澄弟自到省幫辦以來千辛萬苦鉅細必親在衡數月尤爲竭力盡心衡郡諸紳佩服以爲從來所未有昨日有鄭桂生上條陳言見澄侯先生在湘陰時景象渠在船上不覺感激泣下云云澄弟之才力誠心實爲人所難學惟公道不明外間悠悠之口亦有好造謠言譏澄弟之短者而澄弟見我諸事不順爲人欺侮愈加憤激肝火上炎不免時時惱怒盛氣向人人但見澄之盛氣而不知實有激之過之使然者也人以盛氣凌物誚澄

澄以盛氣傷肝致病余恐其因抑鬱而成內傷又恐其因氣盛而招怨聲故澄歸之後即聽其在家養息不催其仍來營中蓋亦見家中之事非澄不能提新宅之綱鄉間之事非澄不能代大人之勞也

弟為送科一之考兩次晉省實覺過於勤勞兄聞之深抱不安且弟於家庭骨肉之間勞心勞力已歷三十餘年今年力漸老亦宜自知愛惜保養不特為家庭之際不可過勞也

澄弟之病日好大慰大慰此後總以戒酒為第一義起早亦養身之法且係保家之道從來起早之人無不壽高者吾近有二事效法祖父一曰起早二曰勤洗腳似於身體大有裨益望澄

弟於戒酒之外添此二事

弟比余小十歲何以白頭遂已一半之多以後總須節勞余髮僅白數莖惟精神日衰牙齒鬆疼看來吾兄弟壽年均難逮上三代惟當加意保養弟於諸昆中勞苦獨甚尤宜靜養耳

余體氣平安惟不能多說話稍多則氣竭神乏公事積閣恐不免於貽誤弟體亦不甚旺總宜好好靜養五宅莫買田產老弟莫管公事吾所囑者二語而已盛時常作衰時想上場當思下場時富貴人家不可不牢記此二語也

余蒙先人餘蔭忝居高位與諸弟及子姪諄諄慎守者但有二語曰有福不可享盡有勢不可使盡而已福不多享故總以儉

字爲主少用僕婢少花銀錢自然惜福勢不多仗則少管閒事少斷是非無感者亦無怕者自然悠久矣

哥老會之事聞弟認眞訪拿意欲搜盡根株兄意殊不以爲然蓋哥弟無知相率入會者盈千累萬搜之不勝搜拿之不勝拿兄意一概放鬆除大罪一條中罪三條外均置不問實可包管無事不知我弟何以苦苦搜求弟今處有勢有力之時須比無勢無力者更加謙遜慈祥兄幸爲督弟幸爲撫送官則縣尊不收不收請兵則中丞不得不允糾衆則合邑不能不從勢力可謂大矣然盛衰無常有勢不可恃盡有力不可使盡須時時設身處於貧賤失勢之地送官則縣尊不收請兵則省城不允糾

衆則一鄉拒之一邑非之失勢如此則搜拿會匪之念自然灰冷望老弟念念從失勢時着想則一家之福即一縣之福也
弟料理蕙妹喪事又須照料黃家姪婿之喪茲又赴衡州經營米捐之事可謂勞苦已極然捐務公事余意弟總以絕不答言爲妙凡官運極盛之時子弟經手公事格外順手一唱百和然閒言即由此起怨謗即由此興吾兄弟當於極盛之時預作衰時設想當盛時百事平順之際預爲衰時百事拂逆地步弟此後若到長沙衡州湘鄉等處總以不干預公事爲第一義此阿兄閱歷極深之言望弟記之
門第太盛余教兒女輩惟以勤儉二字爲主自安慶以至金陵

沿江六百里大小城隘皆沅弟所攻取余之倖得大名高爵皆沅弟之所贈送也皆高曾祖父之所留貽也余欲上不愧先人下不愧沅弟惟以力教家中勤儉爲主余於儉字做到六七分勤字則尙無五分工夫弟於勤字做到六七分儉字則尙只五分以後各勉其所長各戒其所短弟每用一錢均須三思

吾不欲多寄銀物至家總恐老輩失之奢後輩失之驕未有錢多而子弟不驕者也吾兄弟欲爲先人留遺澤爲後人惜餘福不能除卻勤儉二字弟能勤而不甚儉余微儉而不甚勤子姪看大眼喫大口後來恐難挽回弟當時時留心

吾在祁門屢瀕於危賴沅弟攻克安慶軍事始有轉機困而後

亭也今與沅皆居高官又享大名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吾家今日亦盈滿可畏之時矣弟獨居深山當令眼旁觀常進知足知止之言以爲持盈保泰之計庶幾互相規戒互相悚惕常保世澤於不墜

來信言余於沅弟既愛其才宜略其小節甚是甚是沅弟之才不特吾族所少即當世亦實不多見然爲兄者總宜獎其所長而兼規其所短若明知其錯而一概不說則非特沅一人之錯而一家之錯也

南塘竟希公祠宇亦儘可不起湖南作督撫者不止我曾姓一家每代起一祠堂則別家恐無此例爲我曾姓所創見矣沅弟

有功於
國有功於家千好萬好但勇於爲義將來難乎爲繼吾與弟當隨時設法斟酌裁減此時竟希公祠宇業將告竣成事不說其星岡公祠及溫甫事恒兩弟之祠皆可不修且待過十年之後再看余往年撰聯贈弟有儉以養廉直而能忍二語弟之直人人知之其能忍則爲阿兄所獨知弟之廉人人料之其不儉則阿兄所不及料也以後望弟於儉字加一番工夫用一番苦心不特家常用度宜儉卽修造公費周濟人情亦須有一儉字的意思總之愛惜物力不失寒士之家風而已

澄弟以狐裘袍褂爲余賀生日道理似乎太多余在外多年惟

待家人甚薄其中亦自有一番苦心近日兩弟待我過厚寸衷尤覺難安沅弟臨別時余再三叮囑此層亦以余之施薄不欲受厚且恐彼此贈送豐厚彼此皆趨奢靡想弟亦喻此意矣家中之事望賢弟力爲主持切不可日趨於奢華子弟不可學大家口吻動輒笑人之鄙陋笑人之寒村日習於驕縱而不自知

弟爲余照料家事總以儉字爲主情意宜厚用度宜儉此居家居鄉之要訣也

儉之一字弟言時時用功極慰極慰然此事殊不易由既奢之後而反之於儉若登天然即如雇夫赴縣昔年僅馬夫二名挑

夫一名今已增至十餘名欲挽回僅用七八名且不可得況挽至三四名乎隨處留心牢記有減無增便極好耳

內人以下歷述老弟數年來照料黃金堂諸事心思之細儀節之恭送情之厚均為近世兄弟中所未見吾家敬宗收族承先啟後諸大端皆發於沅弟之謀而成於弟之手沅弟費財老弟費心均可為祖父累代之功臣余媿未能悉心經營幸兩弟有以補余之過也

記曰清明在躬吾人身心之間須有一種清氣使子弟飲其和鄉黨薰其德庶幾積善可以致祥飲酒太多則氣必昏濁說話太多則神必躁擾弟於此二弊皆不能免欲葆清氣首貴飲酒

有節次貴說話不苟

凡多欲者不能儉好動者不能儉多欲如好衣好食好聲色好書畫古玩之類皆可浪費破家弟向無癖嗜之好而頗有好動之弊今日思作某事明日思訪某客所費日增而不覺此後講求儉約首戒好動不輕出門不輕舉事不特不作無益之事即修理橋梁道路寺觀善堂亦不可輕作舉動多則私費大矣其次則僕從宜少所謂食之者寡也其次則送情宜減所謂用之者舒也否則今日不儉異日必多欠債既負累於親友亦貽累於子孫

三達德之首曰智智即明也古來豪傑動稱英雄英即明也明

有二端人見其近吾見其遠曰高明人見其粗吾見其細曰精明高明者譬如室中所見有限登樓則所見遠矣登山則所見更遠矣精明者譬如至微之物以顯微鏡照之則加大一倍十倍百倍矣又如粗糙之米再舂則粗糠全去三舂四舂則精白絕倫矣高明由於天分精明由於學問吾兄弟忝居大官天分均不甚高明專賴學問以求精明好問若買顯微之鏡好學若舂上熟之米總須心中極明而後口中可斷能明而斷謂之英斷不明而斷謂之武斷武斷自己之事其害猶淺武斷他人之事招怨實深惟謙退而不肯輕斷最足養福

古人曰欽曰敬曰謙曰謹曰虔恭曰祗懼皆慎字之義也慎者

有所畏憚之謂也居心不循天理則畏天怒作事不順人情則畏人言少賤則畏父師畏官長老年則畏後生之竊議高位則畏僚屬之指摘凡人方寸有所畏憚則過必不大鬼神必從而原之若嬉遊鬥牌等事而毫無忌憚壞鄉黨之風氣作子孫之榜樣其所損者大矣

聖門好言仁仁即恕也曰富曰貴曰成曰榮曰譽曰順此數者我之所喜人亦皆喜之曰貧曰賤曰敗曰辱曰毀曰逆此數者我之所惡人亦皆惡之吾輩有聲勢之家一言可以榮人一言可以辱人榮人則得名得利得光耀人尚未必感我何也謂我有勢幫人不難也辱人則受刑受罰受苦惱人必恨我刺骨何

也謂我倚勢欺人太甚也吾兄弟須從恕字痛下工夫隨在皆設身以處地我要步步站得穩須知他人也要站得穩所謂立也我要處處行得通須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謂達也今日我處順境預想他日也有處逆境之時今日我以盛氣凌人預想他日人亦以盛氣凌我之身或凌我之子孫常以恕字自惕常留餘地處人則荊棘少矣

靜則生明動則生咎自然之理也家長好動子孫必紛紛擾擾朝生一策暮設一計雖嚴禁之而不能止欲求一家之安靜先求一身之清靜靜有二道一曰不入是非之場二曰不入勢利之場鄉里之詞訟曲直於我何干我若强爲剖斷始則賠酒飯

後則惹怨恨官場之得失升沉於我何涉我若稍爲干預小則招物議大則挂彈章不若一槪不管可以斂後輩之躁氣卽可保此身之淸福

寄弟國華

六弟自怨數奇予亦深以爲然然屈於小試輒發牢騷吾竊笑其志之小而所憂之不大也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聖外王之業而後不忝於父母之生不媿爲天地之完人故其爲憂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爲憂也以德不修學不講爲憂也是故頑民梗化則憂之蠻夷猾夏則憂之小人在位賢才否閉則憂之匹夫匹婦不被己澤則憂之所謂悲天命而憫人

窮此君子之所憂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飢飽世俗之榮辱得失貴賤毀譽君子固不暇憂及此也

六弟之信乃一篇絕妙古文排奡似昌黎拗很似半山予論古文總須有倔強不馴之氣愈拗愈深之意故於太史公外獨取昌黎半山兩家論詩亦取傲兀不羣者論字亦然每蓄此意而不輕談近得何子貞意見極相合偶談一二句兩人相視而笑不知六弟乃生成有此一枝妙筆往時見弟文亦無大奇特者今觀此信然後知吾弟眞不羈才也凡兄所有志而力不能爲者吾弟皆可爲之矣信中言與諸君子講學恐其漸成朋黨所見甚是然弟儘可放心兄最怕標榜常存闇然尙絅之意斷不

至有所謂門戶自表者也信中又言弟之牢騷非小人之熱中乃志士之惜陰讀至此不勝惘然恨不得生兩翅忽飛到家將老弟勸慰一番縱談數日乃快然向使諸弟已入學則謠言必謂學院做情眾口鑠金何從辨起所謂塞翁失馬安知非福科名遲早實由前定雖惜陰念切正不必以虛名縈懷耳來信言看禮記疏一本半浩浩茫茫苦無所得今已盡棄不敢復閱現讀朱子綱目日十餘葉云云說到此處兄不勝悔恨恨早歲不曾用功如今雖欲教弟譬盲者而欲導人之迷途也求其不誤難矣然兄最好苦思又得諸益友相質證於讀書之道有必不可易者數端窮經必專一經不可泛騖讀經以研尋義理爲本

考据名物爲末讀經有一耐字訣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讀今年不精明年再讀此所謂耐也讀史之法莫妙於設身處地每看一字如我便與當時之人酬酢笑語於其閒不必人人皆能記也但記一人則恍如接其人不必事事皆能記也但記一事則恍如親其事經以窮理史以考事舍此二者更別無學矣蓋自西漢以至於今識字之儒約有三途曰義理之學曰考据之學曰詞章之學各執一途互相詆毀兄之私意以爲義理之學最大義理明則躬行有要而經濟有本詞章之學亦所以發揮義理者也考据之學吾無取焉矣此二途者皆從事經史各有門徑吾以爲欲讀經史但當研究義理則心一

而不紛是故經則專熟一經史則專熟一史讀經史則專主義理此皆守約之道確不可易者也若夫經史而外諸子百家汗牛充棟或欲閱之但當讀一人之專集不當東翻西閱如讀昌黎集則目之所見耳之所聞無非昌黎以爲天地間除昌黎集而外更別無書也此一集未讀完斷斷不換他集亦專字訣也六弟謹記之讀經讀史讀專集講義理之學此有志者萬不可易者也

有大志者與爲科名者不同爲科名之學則欲讀四書文讀試帖律賦頭緒甚多諸弟天質較低必須爲科名之學六弟既有大志雖不科名可也但當守一耐字訣耳觀來信言讀禮記疏

似不能耐者勉之勉之

來信駁我前書謂必須博雅有才而後可明理有用所見極是兄前書之意蓋以躬行爲重即子夏賢賢易色章之意以爲博雅者不足貴惟明理者乃有用特其立論過激耳六弟以爲不博雅多文安能明理有用立論極精但弟須力行之不可徒與兄辨駁見長耳

爾信中有云於兄弟則直達其隱父子祖孫間不得不曲致其情此數語有大道理余之行事每自以爲至誠可質天地何妨直情逕行昨接四弟信始知家人天親之地亦有時須委曲以行之者吾過矣吾過矣香海爲人最好吾雖未與久居而相知

頗深爾亦見事之可也丁秋臣王衡臣兩君吾皆未見大約可為爾之師或師之或友之在弟自爲審擇若果威儀可則純實宏通師之可也若僅博雅能文友之可也或師或友皆宜常存敬畏之心不宜褻視爲等夷漸至慢褻則不復能受其益矣爾三月之信所定功課太多多則必不能專萬萬不可後信言已看史記此不可不熟看之書爾既看史記斷不可不看他書功課無一定呆法但須專耳余從前教諸弟常限以功課近來覺限人以課程往往强人以所難苟其不願雖日日遵照限程亦復無益故近來教弟但有一專字耳

弟學詩從中州集入亦好然吾意讀總集不如讀專集此事人

意見各殊嗜好不同吾之嗜好於五古則喜讀文選於七古則喜讀昌黎集於五律則喜讀杜集七律亦最喜杜詩而苦不能步趨故兼讀元遺山集五律詩最短於七律他體皆有心得惜京都無人可與暢語者爾要學詩須先看一家集不要東翻西閱須先學一體不可各體同學蓋明一體則皆明也

溫弟天分本甲於諸弟惟牢騷太多性情太懶前在京華不好看書又不作文余心即甚憂之近聞還家以後亦復牢騷如常或數月不搦管爲文吾家之無人繼起諸弟尤可稍寬其責溫弟則實自暴自棄不得盡諉其咎於命運也吾嘗見友朋中牢騷太多者其後必多抑塞如吳檻臺凌荻舟之流指不勝屈蓋

無故而怨天則天必不許無故而尤人則人必不服感應之理自然隨之溫弟所處乃讀書最順之境乃動則怨尤滿腹中百不如意實我之所不解以後務宜力除此病以吳檡臺凌荻舟爲眼前之大戒凡遇牢騷欲發之時則反躬自思吾果有何不足而蓄此不平之氣猛然內省決然去之不惟平心謙抑可以早得科名亦且養此和氣可以消滅病患萬望溫弟再三細想勿以余言爲老生常談不直一哂也

古來言凶德致敗者約有二端曰長傲曰多言丹朱之不肖曰傲曰嚚訟卽多言也歷觀名公鉅卿多以此二端敗家喪身余生平頗病執拗德之傲也不甚多言而筆下亦畧近乎嚚訟靜

中默省愆尤我之處處獲戾其源不外此二者溫弟性格略與我相似而發言尤爲尖刻凡傲之凌物不必定以言語加人有以神氣凌之者矣有以面色凌之者矣溫弟之神氣稍有英發之姿面色間有蠻狠之象最易凌人凡中心不可有所恃心有所恃則達於面貌以門地言我之物望大減方且恐爲子弟之累以才識言近今軍中傑出人材頗多弟等亦無過人之處皆不可恃只宜抑然自下一味言忠信行篤敬庶幾可以遮護舊失整頓新氣否則人皆厭薄之矣

六弟於自己近年弊病頗能自知正好用功自醫而猶曰終日泄泄此則我所不解者也家中之事弟不必管家事有堂上大

人管外事有我管弟只安心自管功課而已何必問其他哉至於宗族姻黨無論他與我家有隙無隙在弟輩只宜一概愛之敬之孔子曰汎愛衆而親仁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禮人不答反其敬此刻未理家事若便多生嫌怨將來當家立業豈不箇箇都是仇人古來無與宗族鄉黨爲仇之聖賢弟輩萬不可專責他人也

六弟近來氣性極和平今年以來未曾動氣自是我家好氣象惟兄弟俱懶我以有事而懶六弟無事而亦懶是我不甚滿意處若二人俱勤則氣象更興旺矣

溫弟在此住年餘心平氣和論事有識以後可保家中兄弟無

紛爭之事余在外大可放心

六弟在瑞州辦理一應事宜尙屬妥善識見本好氣質近亦和平九弟在此治軍亦甚嚴明名望極振吾得兩弟爲幫手大局或有轉機

寄弟國荃

九弟在京與樹堂日日切磋予無日無刻不太息也九弟在京年半予嬾散不努力九弟去後予乃稍能立志葢予實負九弟矣予嘗語岱雲曰予欲盡孝道更無他事我能教諸弟進德業一分則我之孝有一分能教諸弟進十分則我之孝有十分若全不能教諸弟成名則我大不孝矣九弟之無所進是我之大

不孝也惟願諸弟發奮立志念念有恆以補我不孝之罪幸甚幸甚

九弟前信有意與劉霞仙同伴讀書此意甚佳霞仙近來讀朱子書大有所見不知其言語容止規模氣象何如若果言動有禮威儀可則則直以爲師可也豈特友之哉然與之同居亦須眞能取益乃佳無徒浮慕虛名人苟能自立志則聖賢豪傑何事不可爲何必借助於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爲孔孟則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學人誰得而禦我哉若自己不立志則雖日與堯舜禹湯同住亦彼自彼而我自我矣何與於我哉前溫甫欲讀書省城吾以爲離卻家門局促之地而與省城諸勝己

者處其長進當不可限量乃兩年以來看書亦不甚多至於詩文則絕無長進是不得歸咎於地方之局促也去年余為擇師丁君敘忠後以丁君處太遠不能從予意中遂無他師可從今年弟自擇羅羅山改文而嗣後杳無信息是又不得歸咎於無良友也日月逝矣再過數年則滿三十不能不趁三十以前立志猛進也余受父教而余不能教弟成名此余所深愧者他人與余交多有受余益者而獨諸弟不能受余之益此又余所深恨者也

九弟來書楷法佳妙余愛之不忍釋手起筆收筆皆藏鋒無一筆撒手亂丟所謂有往皆復也然吾所教爾者尚有二事焉一

曰換筆古人每筆中間必有一換如繩索然第一股在上一換則第二股在上再換則第三股在上也筆尖之着紙者僅少許耳此少許者吾當作四方鐵筆用起處東方在左西方向右一換則東方向右也筆尖無所謂方我心中常覺其爲方一換而東再換而北三換而西則筆尖四面有鋒不僅一面相向矣二曰結字有法結字之法無窮但求胸有成竹耳

沅弟書法甚佳然向例未經過歲考者不合選拔弟若去考則同人必指而目之及其不得人不以爲不合例而失且以爲寫作不佳而黜吾明知其不合例何必受人一番指目乎弟書問我去考與否吾意以科考正場爲斷若正場能取一等補廩則

考拔之時已是廩生入場矣若不能補廩則附生考拔殊不可必徒招人妒忌也

九弟詩大進讀之爲之距躍三百即和四章寄回樹堂筠仙意城三君各有和章詩之爲道各人門徑不同難執一己之成見以概論吾前教四弟學袁簡齋以四弟筆情與袁相近也今觀九弟筆情則與元遺山相近吾教諸弟學詩無別法但須看一家之專集不可讀選本以汩沒性靈吾於五七古學杜韓五七律學杜此二家無一字不細看外此則古詩學蘇黃律詩學義山此三家亦無一字不看五家之外則用功淺矣我之門徑如此諸弟或從或行或別尋門徑隨人性之所近而爲之可耳

沅弟買得方姚集近已閱否體氣多病得名人文集靜心讀之亦足以養病凡讀書有難解者不必速求甚解有一字不能記者不必苦求強記只須從容涵泳今日看幾篇明日看幾篇久久自然有益

沅弟言我仁愛有餘威猛不足澄弟在此時亦嘗說及友人愛我者人人說及奈性已生定不能威猛所以不能威猛由於不能精明事事被人欺侮故人得而褻易之也

余曾派褚景昌赴河南採買白蠟桿子又辦腰刀分賞各將弁人頗愛重弟試留心此事亦綜理之一端也至規模宜大弟亦講求及之但講闊大者最易混入散漫一路遇事顢頇毫無條

理雖大亦奚足貴等差不紊行之可久斯則器局宏大無有流弊者耳頃胡潤芝中丞來書贊弟有曰才大器大四字余甚愛之才根於器良爲知言

弟此刻到營宜專意整頓營務毋求近功速效弟信中以各郡往事推度尚有欲速之念此時自治毫無把握遽求成效則氣浮而乏內心不可不察進兵須由自己作主不可因他人之言而受其牽制非特進兵爲然卽尋常出隊開仗亦不可受人牽制應戰時雖他營不願而我營亦必接戰不應戰時雖他營催促我亦且持重不進若彼此皆牽率出隊視用兵爲應酬之文則不復能出奇制勝矣五年吳城水師六年撫州瑞州陸軍皆

有牽率出隊之弊無一人肯堅持定見余屢誡而不改弟識解高出輩流當知此事之關係最重也

凡與賊相持日久最戒浪戰兵勇以浪戰而玩玩則疲賊匪以浪戰而滑滑則巧以我之疲敵賊之巧終不免有受害之一日故余昔在營中誡諸將曰甯可數月不開一仗不可開仗而毫無安排

在吉安扎營不宜離城太近盖地太逼則賊匪偷營難以防範奸細混入難於查察節太短則我軍出隊難於取勢各營同戰難於分段一經扎近之後再行退遠則少餒士氣不如先遠之為愈也牽率出隊之弊所以難於變革者盖此營出隊之時未

經知會彼營一遇賊匪接仗或少有差挫卽用令箭飛請彼營前來接應來則感其相援不來則怨其不救甚或并未差挫並未接仗亦以令箭報馬預請他營速來接應習慣爲常視爲固然旣恐惹人之怨憾又慮他日之報復於是不敢不去不忍不去夫戰陣呼吸之際其幾甚微若盡聽他營之令箭卒卒出隊一遇大敵必致誤事弟思力革此弊必須與各營委曲說明三令五申又必多發哨探細偵賊情耳目較各營爲確則人堅信從而前弊可除矣

吉安此時兵勢頗盛軍營雖以人多爲貴而有時亦以人多爲累凡軍氣宜聚不宜散宜憂危不宜悅豫人多則悅豫而氣漸

散矣營雖多而可恃者惟在一二營人雖多而可恃者惟在一二人如木然根好株好而後枝葉有所託如屋然柱好梁好而後椽瓦有所麗今吉安各營以余意揆之自應以吉中營及老湘胡朱等營爲根株爲梁柱此外如長和如湘後如三寶雖素稱勁旅不能不儕之於枝葉椽瓦之列遇小敵時則枝葉之盛椽瓦之美儘可了事遇大敵時全靠根株培得穩柱梁立得固斷不可徒靠人數之多氣勢之盛儻使根株不穩梁柱不固則一枝折而眾葉隨之一瓦落而眾椽隨之敗如山崩潰如河決人多而反以爲累矣史冊所載戰事以人多而爲害者不可勝數近日如撫州萬餘人卒致敗潰次青本營不足以爲根株爲

梁柱也瑞州萬餘人卒收成功𥗦衡一營足以爲根株爲梁柱
也弟對衆營立論雖不必過於軒輊而心中不可無一定之權
衡來書言弁目太少此係極要關鍵
凡將材有四大端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覘敵情三曰臨陣膽
識四曰營務整齊吾所見諸將於三者略得梗概至於善覘敵
情則絕無其人古之覘敵者不特知賊首之性情伎倆而幷知
某賊與某賊不和某賊與僞主不協今則不見此等好手矣賢
弟當於此四大端下工夫而卽以此四大端察同寮及麾下之
人才第一第二端不可求之於弁目散勇中第三第四端則末
弁中亦未始無材也

弟辭總理之任極是極是帶勇本是難事弟但當約言卑思無好大無欲速管轄現有之二千人斷可減少不可加多口糧業得一半此外有可設法更好即涓滴難求亦自不至於脫巾潰散但宜極力整頓不必常以欠餉爲累也打仗之道在圍城之外節太短勢太促無埋伏無變化只有隊伍整齊站得堅穩而已欲靈機應變出奇制勝必須離城甚遠乃可隨時制宜凡平原曠野開仗與深山窮谷開仗其道迥別去吉城三四十里凡援賊可來之路須令哨長隊長輪流前往該處看明地勢小徑小溪一邱一窪細細看明各令詳述於弟之前或令繪圖呈上萬一有出隊迎戰之時則各哨隊皆已了然於心古人夔學之

不講又曰明辨之余以為訓練兵勇亦須常講常辨也
來書謂意趣不在此則興會索然此却大不可凡人作一事便須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見異思遷做這樣想那樣坐這山望那山人而無恆終身一無所成我生平坐犯無恆的弊病實在受害不小當翰林時應留心詩字則好涉獵他書以紛其志讀性理書則雜以詩文各集以歧其趨在六部之時又不甚實力講求公事在外帶兵又不能竭力專治軍事或讀書寫字以亂其志意坐是垂老而百無一成即水軍事亦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弟當以為鑒戒現在帶勇即埋頭盡力以求帶勇之法早夜孳孳日所思夜所夢舍帶勇而外則一概不管

不可又想讀書又想中舉又想作州縣紛紛擾擾千頭萬緒將來又蹈我之覆轍百無一成悔之晚矣帶勇之法以體察人材爲第一整頓營規講求戰守次之得勝歌中各條一一皆宜詳求至於口糧一事不宜過於憂慮不可時常發稟弟營既得楚局每月六千又得江局月二三千便是極好境遇李希庵言迪庵意欲幫弟餉萬金又余有浙鹽贏餘萬五千兩在江省昨鹽局專丁前來稟詢余囑其解交藩庫充餉將來此款或可酌解弟營但弟不宜指請耳餉項既不勞心全副精神講求前者數事行有餘力則聯絡各營欵接紳士身體雖弱却不宜過於愛惜精神愈用則愈出陽氣愈提則愈盛每日作事愈多則夜間

臨懨愈快活若存一愛惜精神的意思將行將却奄奄無氣決難成事凡此皆因弟興會索然之言而切戒之者也臨江克復從此吉安當易爲力弟望勉爲之大約明春可復吉郡明夏可克撫建凡兄所未了之事弟能爲我了之則余之愧憾可稍減矣余前在江西所以鬱鬱不得意者第一不能干預民事有剝民之權無澤民之位滿腹誠心無處施展第二不能接見官員凡省中文武官寮晉接有稽語言有察第三不能聯絡紳士凡紳士與我營稍洽則或因吃醋而獲咎坐是數者方寸鬱鬱無以自伸然此只坐不應駐扎省垣故生許多煩惱耳弟今不駐省城除接見官員一事無庸議外至愛民聯紳二端

皆可實心求之現在餉項頗充凡抽釐勸捐決計停之兵勇擾民嚴行禁之則吾夙昔愛民之誠心弟可爲我宣達一二矣吾在江西各紳士爲我勸捐八九十萬未能爲江西除賊安民今年丁憂奔喪太快若恝然棄去置紳士於不顧者此余之所悔也弟當爲余彌縫此闕每與紳士書札往還或接見暢談具言江紳待家兄甚厚家兄抱愧甚深等語就中如劉仰素甘子大二人余尤對之有媿劉係余請之帶水師三年辛苦戰功日著渠不負余之知而余不克始終與共患難甘係余請之管糧台委曲成全勞怨兼任而余以丁憂遽歸未能爲渠調理前程此二人皆余所慙對弟爲我救正而補苴之余在外數年喫虧受

氣實亦不少他無所慙獨慙對江西紳士此日內省躬而責已之一端耳弟此次在營境遇頗好不可再有牢騷之氣心平氣和以迓天休

臨江已復吉安之克實意中事克吉之後弟或帶中營圍攻撫州聽候江撫調度或率師隨迪庵北剿皖省均無不可届時再行相機斟酌此事我為其始弟善其終補我之闕成父之志是在賢弟竭力而行之無爲懷遽歸志也弟書自謂是篤實一路人吾自信亦篤實人只為閱歷世途飽更事變略參些機權作用把自己學壞了實則作用萬不如人徒惹人笑話教人懷恨何益之有近日憂居猛省一味向平實處用心將自家篤實的

本質還我眞面復我固有賢弟此刻在外亦急須將篤實復還萬不可走入機巧一路日趨日下也縱人以巧詐來我仍以渾含應之以誠愚應之久之則人之意也消若鈎心鬥角相迎相距則報復無已時耳至於強毅之氣決不可無然強毅與剛愎有別古語云自勝之謂強曰強制曰強恕曰強爲善皆自勝之義也如不慣早起而強之未明即起不慣莊敬而強之坐尸立齋不慣勞苦而強之與士卒同甘苦強之勤勞不倦是即強也不慣有恆而強之貞恆即毅也舍此而求以客氣勝人是剛愎而已矣二者相似而其流相去霄壤不可不察不可不謹

書雖不可不看弟此時以營務爲重則不宜常看書凡人爲一

事以專而精以紛而散荀子稱耳不兩聽而聰目不兩視而明莊子稱用志不紛乃凝於神皆至言也

治軍總須腳踏實地克勤小物乃可日起而有功凡與人晉接周旋若無真意則不足以感人然徒有真意而無文飾以將之則真意亦無所託之以出禮所稱無文不行也余生平不講文飾到處行不動近來大悟前非弟在外辦事宜隨時斟酌也

弟辦理甚好民宜愛而刁民不宜愛紳宜敬而劣紳不必敬弟在外能如此條理分明則凡我之缺憾弟可一一為我彌縫而匡救之矣昨信言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大抵與兵勇及百姓交際只要此心真實愛之即可見諒於下余之所以頗得民心勇

心者此也與官員及紳士交際則心雖有等差而外之儀文不可不稍降余之所以不獲咎於官場者此也去年與弟握別之時諄諄囑弟以效我之長戒我之短數月以來觀弟一切施行果能體此二語欣慰之至惟作事貴於有恆精力難於持久必須日新又新慎而加慎庶幾常葆令名益崇德業

周濟受害紳民非泛愛博施之謂但偶遇一家之中殺害數口者流轉遷徙歸來無食者房屋被焚栖止靡定者或與之數十金以周其急先星岡公云濟人須濟急時無又云隨緣布施專以目之所觸為主即孟子所稱是乃仁術也若目無所觸而泛求被害之家而濟之與造冊發賑一例則帶兵者專行沽名之

事必爲地方官所譏且有挂一漏萬之累弟之所見深爲切中事理余係因昔年湖口紳士受害之慘無力濟之故推而及於吉安非欲弟無故而爲沽名之舉也

昔耿恭簡公謂居官以耐煩爲第一要義帶勇亦然兄之短處在此屢次諄諄教弟亦在此來書有云仰鼻息於傀儡羶腥之輩又豈吾心之所樂此已露出不耐煩之端倪將來恐不免於齟齬去歲握別時曾以懲予之短相箴乞無忘也

今年有得意之事兩端一則弟在吉安聲名極好兩省大府及各營員弁江省紳民交口稱頌不絕於吾之耳各處寄弟書及弟與各處稟牘信椷俱詳實妥善犁然有當不絕於吾之目一

則家中所請鄧葛二師品學俱優勤嚴幷著鄧師終日端坐有威可畏改文極有根柢而又曲合時趨講書極明正義而又易於聽受葛師志趣方正學規謹嚴小兒等畏之如神明而代管瑣事亦甚妥協此二者皆余所深慰雖愁悶之際足以自寬解者也第齊閫之美可恃而不可恃兄昔在京中頗著清望近在軍營亦獲虛譽善始者不必善終行百里者半九十里譽望一損遠近滋疑弟目下名望正隆務宜力持不懈有始有卒治軍之道總以能戰爲第一義儻圍攻半歲一旦被賊冲突不克抵禦或致小挫則令望墮於一朝故探驪之法以善戰爲得珠能愛民爲第二義能和協上下官紳爲第三義願吾弟兢兢業業

日愼一日到底不懈則不特爲兄補救前非亦可爲吾父爭光
於泉壤矣精神愈用而愈出不可因身體素弱過於保惜智慧
愈苦而愈明不可因境遇偶拂遽爾摧沮此次軍務如楊彭二
李次青輩皆係磨鍊出來即潤翁羅翁亦大有長進幾於一日
千里獨余素有微抱此次殊乏長進弟當趁此增番識見力求
長進也

城賊猛撲憑壕對擊堅忍不出最爲合法凡撲人之牆撲人之
壕撲者客也應者主也我若越壕而應之則是反主爲客所謂
致於人者也我不越壕則我常爲主所謂致人而不致於人也
穩守穩打彼自意興索然時衡好越壕擊賊吾常不以爲然凡

此等處悉心推求皆有一定之理迪庵善戰其得訣在不輕進不輕退六字弟以類求之可也

人生適意之時不可多得弟現在上下交譽軍民咸服頗稱適意不可錯過時會當盡心竭力做成一箇局面聖門教人不外敬恕二字天德王道徹始徹終性功事功俱可包括余生平於敬字無工夫是以五十而無所成至於恕字在京時亦曾講求及之近歲在外惡人以白眼藐視京官又因本性倔强漸近於愎不知不覺做出許多不恕之事說出許多不恕之語至今媿恥無已弟於恕字頗有功夫天質勝於阿兄一籌至於敬字則亦未嘗用力宜從此日致其功於論語之九思玉藻之九容勉

强行之臨之以莊則下自加敬習慣自然久久遂成德器庶不至徒做一場說話四十五十而無聞也

余向來雖處順境此心每多沈悶抑鬱在軍中尤甚此次專求怡悅不復稍存鬱損之懷晉初爻所謂裕无咎者也望吾弟亦從裕字上打疊此心安安穩穩

弟病尚未全愈甚以爲念弟素體弱大黃攻伐之品非弟所能堪而誤服之後此復元較難元神尚虧可至家中將養一月仍來兄處幫辦一切或帶勇或不帶勇或多帶或少帶均聽弟之便但不可不來幫我我近來精神日減此次之出惡我者拭目以觀其後效好我者關心而慮其失墜意城在此幫辦頗稱水

孔手筆亦能曲達人意特約定至玉山後卽當刪去專望弟來照料一切外和軍旅內撿瑣務大小人才悉心體察庶可補余之短弟決不可懷一不來之見也

次青一軍欠餉二十萬斷難彌補次青乃設一妙絶之法捐十萬兩請增廣平江縣學文武學額各十名又捐三萬兩請增廣岳州府文武學額各五名蓋咸豐三年新例捐銀萬兩者除各該捐生家給予應得議敘外其本縣准加文武學額各一名去年今春湖南辦捐輸加額一案長善陰瀏潭醴六屬各加學額十名（捐銀至十萬以上者加額亦以十名為止）湘鄉加三名平江加一名蓋湘鄉僅捐三萬平江僅捐一萬為數甚少也次青以此項應得之口糧

銀出捐加縣學十名府學五名眞可俎豆泮宮流芬百世各勇
闔可刊碑泐名於學宮亦皆欣然樂從此事若成誠爲美舉前
此咸豐三年平江以團防出力加文武學額各三名係次青所
辦余咨撫學而成者五年湘鄉援平江之例亦加額三名弟嘗
現在欠餉若干若欠至七八萬以上則與各哨弁勇熟商令其
捐出捐得七萬可增文武學額各七名合之今春之新增三名
亦爲十名與長善陰瀏醴潭六屬相等合之五年特奏增額之
三名則共爲十三名矣弟若辦成此事亦可俎豆泮宮流芬無
旣若弟嘗不能捐出許多則或倡捐二三萬余再勸希迪濬凱
玉班諸君子各捐若干萬兩湊成七萬之數亦可辦成此事不

讓次青專美於平江也

前信言李次青捐餉增廣學額一事茲特將稟稿專人送吉細思吾弟若撤散各勇則必給予現銀以欠餉報捐必非散勇之所願而此事又似在當辦之列現在長善陰瀏醴潭六邑皆已增至十名湘鄉捐銀不如六邑之多此後自不能補捐矣平江以勇丁欠餉而增縣府學額至十五名湘鄉何不可倣行之有必須賢弟仍帶勇不撤多則一年少則半載此事必成無疑弟之不願帶勇者以久病體弱也吾之不強弟以多帶全部勇來者一則恐弟獨統一部勞苦一營盤不克在幕內幫辦一切也一則恐餉項不繼愈久愈難也近來因學額一事反覆細思若

不趁此軍務未竣
皇恩浩蕩之時協力辦成將來即捐銀十萬二十萬欲求增一名學額亦不可得湘鄉近年帶勇勦賊立功各省極美極盛而廣額反不如長善陰劉潭醴平江之多不可謂非一闕典弟病後雖體弱然回家養息兩月儘可復元一張一弛精神自可提振得起吉安克後或先送五百來或先送千人來其餘各勇或令休息兩月將來隨弟同出或竟行撤散均聽弟自行裁酌總之弟宜速到爲阿兄計兼爲學額計也餉項本極艱窘然只好放開手便閉膽不瞻前顧後畏首畏尾吾弟以爲何如

吉安於中秋夜克復欣慰之至自弟從軍以來變故百出危疑

困乏極難下手弟內治軍旅外和官紳應酬周密條理精嚴卒能致此成功余在江西數年寸功未就得弟隱忍成業增我光華不少

弟言家庭不可說利害話此言精當之至足抵萬金余生平在家在外行事尚不十分悖謬惟說些利害話至今愧恨無極

沅弟近來所辦之事無不愜當銀錢一事取與均極謹慎斟酌聞林文忠三子分家各得六千串督撫二十年家私如此真不可及吾輩當以為法

沅弟洪氣機之已轉卜世運之將亨余意亦覺如此特余忝竊高位又竊虛名遐邇觀瞻深以為懼沅弟不特不能幅巾歸農

且恐將膺封疆重任不可不爲之計

沅弟書來勸我速移東流建德情詞懇惻令人不忍卒讀昔人謂讀出師表而不動心者其人必不忠讀陳情表而不動心者其人必不孝余亦謂讀弟此信而不動心者其人必不友已定於二十四日移營東流以慰吾弟之心

無爲運漕之捷沅弟仰蒙

皇上特恩賞給頭品頂戴前此駱胡王薛諸人皆以巡撫而

賞頭品頂戴今年以記名臬司獲此

殊恩宜如何感激圖報務望迅速回營不可再在家中留戀

督撫本不易做近則多事之秋必須籌兵籌餉籌兵則恐以敗

挫而致謗讟餉則恐以搜括而致怨二者皆易壞聲名而其物議沸騰被人參劾者每在於用人之不當良由愛博而面軟其於用人非失之於率即失之於冗宜慎簡賢員以救率字之弊少用數員以救冗字之弊位高而資淺貌貴溫恭心貴謙下天下之事理人才爲吾輩所不深知不及料者多矣切勿存一自是之見用人不率冗存心不自滿二者本末俱到必可免於咎戾不墜令名

用紳士不比用官彼本無任事之責又有避嫌之念誰肯挺身出力以急公者貴在獎之以好言優之以廩給見一善者則痛譽之見一不善者則渾藏而不露一字久久善者勸而不善者

亦潛移而默轉矣

沅弟溼毒與肝鬱二者總未痊愈溼毒因太勞之故肝鬱則沅太心高之故立此大功成此大名而猶懷鬱鬱天下何一乃為快意之事何年乃是快意之時哉

吾不甚信風水而自弟得鄂撫後常用為慮論高位之多危則無論居官居鄉皆有難處之境論命運之有憑則無論早退遲退皆有一定之數我輩所能自主者淺則保養身體教訓後輩深則悔字自强及頑鈍三訣皆不可少弟自郭彭敗後頗得悔字與頑鈍意味惟自强之氣殊少近來決志引退則并悔字與頑鈍二訣又似忘之頑鈍非他即耐字訣也余自問四十

六歲以前無一事有恆無一德可取自丁巳冬戊午春大悔之後遂堅守悔字及自強兩訣故此十年內差有長進弟去四十七歲尚少三年無論此次

諭旨允准與否或進或退總當從悔強二訣下些工夫強字無形可指有恆則強矣

捻匪故智有餘疾馳狂奔日行百餘里連數日不少停歇有時盤旋於百餘里之內如蟻旋磨忽左忽右賊中相傳祕訣曰多打幾個圈圈官兵之追者自疲矣僧王曹州之敗係賊以打圈圈之法疲之也吾觀捻之長技約有四端一曰步賊長竿於槍子如雨之中冒煙衝進二曰馬賊周圍包裹速而且勻三曰善

戰而不輕試其鋒必待官兵找他他不先找官兵得粵匪初起之訣四曰行走剽疾時而數日千里時而旋磨打圈捻之短處亦有三端一曰全無火器不善攻堅只要官吏能守城池鄉民能守堡寨賊即無糧可擄二曰夜不紮營散住村莊若得善偷營者乘夜劫之往往從者最易逃潰三曰輜重婦女騾驢極多若善戰者與之相持而別出奇兵襲其輜重必大受創此吾所聞歷而得之者弟素有知兵之名此次於星使在鄂之際軍事甚不得手名望必爲減損仍當在選將練兵上切實用功一以維持大局掃淨中原之氛一以挽迴令名閒執讒慝之口

沅弟出處大計余臘月十五日信六分勸藏四分勸行而以久

藏之不易又囑弟內斷於心自爲主持至臘月二十五正月初六兩信則專勸弟出山葢恐終不免於一出不如假滿即出之最爲體面也惟決計出山則不可再請續假恐人譏爲自裝身分太重也余此信已爲定論下次不再商矣

寄弟貞幹

洪弟考試不利區區得失無足介懷補發之案有名不去覆試甚爲得體今年院試若能得意固爲大幸即使不遽獲售去年家中旣售一人則今歲小挫亦盈虛自然之理不必抑鬱

季弟書中言每思留心於言行之差錯以時時儆惕余覩此語欣慰之至凡人一身祇有改過遷善四字可靠凡人一家祇有

修德讀書四字可靠此八字者能盡一分必有一分之慶不盡一分必有一分之殃其或休咎相反必其中有不誠而所謂改過修德者不足以質諸鬼神也吾與諸弟勉之又勉務求有爲善之實不使我家高曾祖父之積累自我兄弟而剝喪此則余家之幸也

季弟有志於道義身心之學余不勝欣喜凡人無不可爲聖賢絕不係乎讀書之多寡吾弟誠有志於此須熟讀小學及五種遺規二書此外各書能讀固佳不讀亦初無損可以爲天地之完人可以爲父母之肖子不必因讀書而後有所加於毫末也匪但四六古詩可以不看即古文爲吾弟所願學者而不看亦

自無妨但守小學遺規二書行一句算一句行十句算十句賢於記誦詞章之學萬萬矣弟又言願盡孝道惟親命是聽尤足補我之缺憾我在京十餘年定省有闕色笑遠違寸心之疚無刻或釋若諸弟在家能婉愉孝養視無形聽無聲則余能盡忠弟能盡孝豈非一門之祥瑞哉願弟堅持此志日日弗忘則兄之疚可以稍釋

求闕齋弟子記卷二十五